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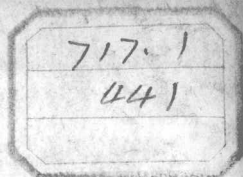


掃盲課外讀物

燒紙錢的女人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基元

燒紙錢的女人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*

总号0918 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9/16 字數 6,000

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73,000

統一書号: T7008·16

定價: (5)六分

目 錄

茶壺嘴里·····	陈寿卿 (1)
落網·····	蕭俊杰 (4)
摩托車的問題·····	丁 芒 (7)
奇怪的“复員軍人”·····	东 明 (10)
燒紙錢的女人·····	职 軍 (13)

茶壺嘴里

陈寿卿

我刚接哨(尸么)不几分钟，就有三四个犯人家属来送东西，带着大包小筐(百X士)，里面装着烟叶、油饼、饭菜等等。我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。

刚检查完，门外又进来一个老太婆。她左手提了一个茶壶，右手提了一个竹篮子，篮子里面放着一大碗干饭，一双筷(百X士)子。她刚一迈(门所)进门坎(百马)，就把竹篮子举在面前，大嚷(回尤)大叫地说：“同志，你检查吧！”我看她一眼，心里想：“你倒是怪‘自觉’呢！”我故意盯(力！L)了她一眼，见她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。这时，她又催了一句：“同志，你检查吧！”我把那碗饭翻腾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。她接着把水壶提起来说：“这里是水，也检查一下吧！”我掀(T13)开壶盖，里面是半壶水。我就放她过去了。

我望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想：这个老婆子真怪！那么主动要我检查？为什么跑这么远只送半壶水呢？……有问题。必须特别注意。我就躲（ㄉㄨㄛ）在一旁，盯着老太婆的举动。

她一走到押（ㄧㄚ）犯人的房子跟前，就喊：“何國棟（ㄒㄨㄛˋㄌㄨㄥˊ），我给你送飯來了！”这时，就見她的兒子在門洞上漏出一張臉。老太婆把籃子放到地上，倒先提起那個水壺，慌（ㄒㄨㄤˊ）張地往門洞里送，還一面望着水壺直點頭。我忽然想到：“問題一定在水壺里！”我兩步跨（ㄅㄚˋㄗㄩ）到她跟前，說：“把水壺給我！”她的臉立刻變



張世簡 作畫

色了，驚(412)慌地說：“里面是……是水，你檢查過了啊！”我沒吱(出)聲，從她的手里把水壺奪過來，掀開壺蓋一看，還是半壺水。我稍(尸么)微(XU)楞(为2)了一下，眼盯着水壺，心里一動，就從竹籃里拿起一根筷子，往茶壺嘴里一捅(去X2)，着！一個小紙團出現了。我急忙掏(去么)出來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着：“手槍一支，子彈(为3)二十發，手榴(为1又)彈兩個，都替你埋在床底下了。你千万不要說家里有武器。”这下子一切都明白了。老太婆臉色煞(尸Y)白，一句話也不說了。

我把哨位交給別的同志，就把她押到隊部。副隊長一看紙條，就說：“好！咱們快去把真憑實據取出來！”我和副隊長趕到老太婆家里，從她兒子的床下把紙條上開列的武器全都挖(XY)出來。

回來的路上，副隊長稱贊我說：“你干得漂亮！我們公安軍戰士就應該這樣：眼睛要比老鷹(12)還尖！”

落 網

蕭 俊 杰

近來，企(ㄑㄧ) 頭沙的人們都忙着抗旱，一早就往壠(ㄌㄨ)田里車水去了。鄒(ㄗㄨ) 子林準備向區委彙(ㄩ)報抗旱情況，洗完臉就趕快出發了。

走到村口岔(ㄔㄚ)道上，有兩個陌(ㄇ)生人慌里慌張從他身邊擦過：一人手里拿着四個雞蛋，另一個手里提着一小捆白菜(ㄅㄞ)。他馬上停下步來，打量着：在企頭沙一年多了，村里男女老幼沒有不認識的，這是誰呢？是來走親戚(ㄑㄧ)的嗎？不像。分隊首長說過：要時時刻刻注意觀察周圍的情況。他決定把情況弄清楚，就很快趕上去了。

“老鄉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”

“漁(ㄩ)民。”拿雞蛋的回答。

漁民？咋(ㄗㄚ)沒到我們那里登記？他覺得有問題，就接着問：

“哪里的？”

“××灣的。”

“你們的船在哪兒？”

“那兒。”拿鷄蛋的指着离岸六千多公尺的一艘(Δ×)大木船說。

“有証明嗎？”

“有……有……”拿鷄蛋的一边掏証件，一边解釋：“这是人民政府發的。”

鄒子林接过来一看，証明書字迹(41)清晰(T1)，盖有紅色四方公章。但鄒子林注意到这个人說話結結巴巴，东瞅(××)西望，行动鬼(×××)鬼祟(Δ××)祟的；船又停得离岸这样远，这不是怕檢查嗎。他越想越觉得有問題。为了不打草驚蛇(尸亡)，他給連里和派出所搖了一个電話，說明情况。不久，連里情报員鄭(丑Δ)憲(T1馬)清和派出所負責同志來了，經過研究、分工，就上船去檢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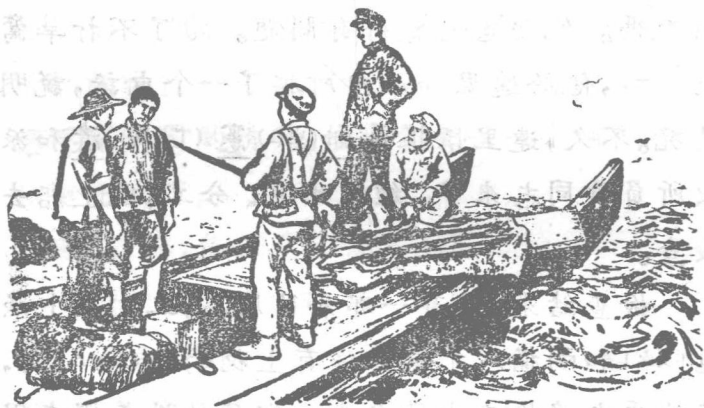
檢查結果：只有一部分日用品，二十八个漁炮(Δ×)和兩桶八十來斤沒有上稅的桐(Δ×Δ)油，其他再也沒檢查出什么來。鄒子林瞅着擺在甲

板上的这几件东西，一声不响地坐在船帮(ㄅㄤ)上出神。“同志，还检查不？在共产党领导下，我们还去做对人民不利的事？”拿鸡蛋那人很得意地对鄒子林說。鄒子林都一一看在眼里。他猛然站起来，四处一打量，发现了一塊大木板，紧挨船边浮(ㄅㄨ)在水面上：

“下面那塊板子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拿鸡蛋的人一脸青肉馬上变得刷白，含(ㄣ)含糊(ㄣ)糊說不出話來，只渾(ㄣ)身哆嗦(ㄉㄨㄛ)嗦(ㄌㄨㄛ)，直楞楞地站着。

捞(ㄌㄠ)起来一看，大木板上拴(ㄕㄨㄢ)着一个麻(ㄇㄚ)袋(ㄉㄞ)，里面装着九九長槍三支，子彈



— 李春年 作画

120 發。另香港 (11x) 漁民証一份。

經過審 (P4) 訊 (T44), 這兩個傢伙原來是美蔣 (4.1x) 特務。

摩托車的問題

丁 芒

后半夜了。守衛在某黨校大門里的錢盤法同志,看了看挂鐘,兩點了。近鄰的公寓 (4) 很安靜,沒有一點聲音。他想: 程××怎么到這時候還沒演完戲呀?班長馬錫 (T1) 贊 (P3) 曾經一再关照,要特別注意他的行動:每天什麼時候出去,什麼時間回家,有什麼表現,都得彙報給帶班的同志,還要仔 (T) 細地記在情況登記簿上。听掃地的老工友說過,程××在解放前就唱戲,和國民黨的一些大官兒來往很密切。公安局的同志也介紹過一些情況。班長要大家眼睛睜 (42) 大點,注意研究他的行動,不能讓反革命分子來破壞學校,也決不能讓一個反革命分子在我們眼下存身。

突然，聽見摩(ㄇ)托(ㄊ)車的聲音了，越响越近，聽得出車開得很快。這一定是程××回來了。錢盤法注視着弄堂(“弄堂”是小巷)口，不一會兒，只見程××在弄堂口跳下車，把車往牆邊一擱(ㄍ)，就急忙地進了公寓大門。奇怪，往常他回家，總要把車推進弄堂來，今天為什麼却放在弄堂口外？心中正在捉摸，剛巧馬錫贊查哨來了，他便把這個情況彙報給班長。

馬錫贊沉(ㄔ)吟(ㄣ)了一下，一劈(ㄆ)手



張世簡 作画

說：“准有問題！摩托車不推進來，是準備逃跑的。你繼續監（413）視（尸）！”

馬錫贊回去不久，錢盤法就聽到程××屋裡有人喊救命。

他立刻按（3）鈴通知班長。一陣風似的，馬錫贊帶着班里的同志趕來了。當下布置好哨兵，直奔上樓。

在樓梯上，碰到一個披（52）頭散髮（27）的女人，跌跌爬爬往下跑，滿臉是血，哭喊着：“救命！”她就是程××的老婆。大家連忙沖上四樓，跑進程××的房間。

只見程××坐在床边上，兩手插在夾（417）克（52）（“夾克”是用皮革做的短襖）衣袋里，裝得沒什麼事的样子。慢慢站起身，擺出一付笑臉說：“夫妻打架是常事，想不到驚動了各位……。”

“殺人行凶，還說夫妻打架。舉起手來！”戰士們往他腰部一摸，有一個硬東西插在里边。把他的衣服一拉开，“咣（11X2）啣（52）”一聲，一把染着鮮血的軍刀掉到地板上。

這時，馬錫贊撥（52）電話通知公安局派出

所，派出所馬上就來了几个同志，把程××押走。事后，他們对馬錫贊說：

“謝謝你們的配合。程××是軍統^(反动派的特务机关)的特务，因为害怕他老婆檢舉，所以下这毒手。我們已經掌握了他的罪証，正准备逮^(カマ)捕^(カ)他，想不到他倒提前‘报到’了。”

奇怪的“复員軍人”

东 明

晚秋天气，山野一片黄色，在山脚下走起来，顯得格外輕松、爽^(尸X太)快。

边防战士王二魁^(五X七)正在执行巡^(T四)邏^(カX七)任务。他知道在这一帶經常有偷渡^(カX)鴨綠江的坏分子，一不小心就会漏掉。所以他一边走，一边警⁽⁴¹²⁾惕^(六1)地注視着周圍的景象。

忽然在前边不远的茅⁽¹⁷⁴⁾樹叢^(七X2)旁边，影影綽^(イX七)綽地看到一个人，人影一晃^(尸X太)就不見了。王二魁端緊了槍，追了上去。等到走近的时候，又看見方才那人坐在那里休息。王二

魁心想：奇怪，怎么一会儿沒了，一会儿又見了呢？一定是躲不过去了，才出來休息。王二魁就停住脚，站在那里暗暗看了一下：这人穿着一身半新的軍装，只是沒有帽徽（f x u）和胸章。

“难道他是复員軍人？”于是他装着像沒事似的向那人打个招呼。一边背起了槍，一边用手整理一下衣服。問道：“你往哪去呀？”

“楊村。”

“你是那兒的人嗎？”

“小时候住过几年就离开了。”那人一边說一边把衣服扣（w x）解开了。

“那你現在……”

“現在才复員呀，我当了几年兵，在朝鮮作。



过战，受伤以后回國休养，成了殘廢，不能上前綫了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到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看。”說着就用手掏出一包东西：“你看，这几年我可沒白參軍，在朝鮮还立了大功。你看，你看。”接着又掏出了殘廢証和其他証件。

看样子这的确是位复員軍人，証明这么多，态度又那么自然。可是王二魁却也就从这里產生了怀疑：“这人为什么这么主动地向外拿証件呢？在我們軍人中难道会有这样願意向人顯示自己的同志嗎？”王二魁决定將他留住，進一步盤問。但是就为这么一个問題又怎么逮捕他呢？于是，王二魁故意說：“楊同志，楊村今天到不了啦，到我們那里去歇一宿（T1又）吧。”

那人听了，忙說：“不，不啦。我要到下一个村去住。”

下一个村正好是連部所在地。王二魁想：“反正跑不了你。”于是，和他握了握手，說声再見，就走了。

王二魁急忙回到排部，將方才的情况报告了排長。排長立即用電話报告了連長。

过了几天，消息傳來了。原來这人是從李承晚匪幫那里混（ㄣㄣ）過來的美蔣特務。混到了北朝鮮，殺害了我志願軍某部上士楊飛，搶劫（ㄣㄣ）了證明文件，故意把自己弄傷之後，混進了陸軍醫院。幾個月以後，傷好了，又騙得了復員手續。在養傷期間，他偵（ㄣㄣ）察（ㄣㄣ）了東北地區我軍的番（ㄣㄣ）號、駐（ㄣㄣ）地和裝備等情報。這次想借着去楊村的名義，從鴨綠江偷渡過去，偷偷回到南朝鮮，傳送情報。不料途中遇見了機警的邊防戰士王二魁，在他正要偷渡的時候被逮捕了。

燒紙錢的女人

軍 職

夜晚，十點五十分，電話鈴突然響了。司令部通知：敵機××架，正越過××上空，向我駐地飛來，立即管制燈火，加強警戒。

遍地輝（ㄣㄣ）煌（ㄣㄣ）的燈火立刻全滅（ㄣㄣ）了。只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還亮着。

黑黑的高射炮，仰起腦袋，防空兵們瞪着眼看天，尖起耳朵听声。

新战士謝重强，倚在窗口，睁着两只黑溜(为1又)溜的眼睛向外瞅；他入伍快一年了，还没见过黑夜打飞机呢。忽然，他看见在离营房200公尺的地方，那家独户人家門前，烧起了一团火。一个女人，呜(X)咽(1世)咽地哭起来。

謝重强从窗口跳了出去。一溜风，跑到火跟前。看见一个中年的女人，拿着大堆的纸钱在烧。她悲伤地哭着：“我的冤家啊，你死了，叫我怎么过呀！……”

“快把火熄(T1)滅！”謝重强向女人說，“大家都防空，你看不见！”

女人像是没听见似的，哭着，还往火里加纸钱。这时候，一阵噏(XL)噏声远远傳來。敌机接近了。

“敌机来了，快把火熄滅！”謝重强大声地說。

“当家的死了一周年，你能不叫我祭(41)奠(为1乃)祭奠？”女人边哭边說，仍是大声地干